

我们的 命是 这么土

袁凌 著

家乡从未关闭通向她的道路
我愿自己是寻路者中的一人……



我们的命是这么土

袁凌 著

W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的命是这么土/袁凌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7-5321-5792-1

I. ①我… II. ①袁…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43042 号

出品人: 陈 征

责任编辑: 韩 樱

封面设计: 钱 祯

我们的命是这么土

袁 凌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50×958 1/18 印张 19 插页 2 字数 210,000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792-1/I · 4619 定价: 3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6243241

袁凌 1996 至 1999 年在复旦跟我一位学长读硕士研究生,后来转到我名下,算是我的第一届研究生。我那时刚毕业留校不久,就装模作样当起“导师”来了,其实是跟他一起学习,不定期讨论读书心得。

他毕业论文写胡风文艺理论,我也感兴趣,但讨论起来,颇不容易。袁凌个性强,不肯轻易附和别人,自己又并不善于表达,所以看起来似乎天生爱抬杠。当时我猜想,胡风思想与文风的影响,或许也是一个因素吧。

但很快发现,他的抬杠往往不无道理。至于表达的不顺畅,则是因为想法独特,暂时还没找到合适的语言。论文初稿出来,很有分量!文风也并不如胡风似的晦涩。

可惜他读研第三年，我去韩国讲学，只能通过信件和彼此都刚学会的 Email 保持联系。这些通信成了我居韩期间不小的慰藉。

大概我和学生相处，主要抓学习，生活上缺少关心和交流，所以他们毕业后，基本杳如黄鹤，相忘于湖海。袁凌是少有的几个例外之一，尽管联系也并不频繁。他先去西部一家报纸供职，毕竟是中文系的根柢，迅速就以敏锐敬业的“调查记者”形象现身于媒体，几篇“大稿子”轰动一时。但原单位渐渐待不下去，不久便成了“北漂”。

002 北京的媒体似乎倒与他颇能相得，很快又如鱼得水，继续写起“大稿子”来，《北京 SARS 后患者骨坏死调差》、《血煤上的青苔》、《守夜人高华》，一篇接一篇。2014 年出版的《我的九十九次死亡》（广西师大出版社）一书，又用纪实或虚构的方式，一口气写了九十九种死亡，算是不惮以最大的勇气，在早已令人不忍目睹的惨状之侧，固执地添上了自己的一笔。其中许多内容，就是那些“大稿子”转换而成。

但他这方面很少跟我交流。偶尔通信、电话或来上海出差，主要还是谈他的小说和诗歌。袁凌写诗有年头了，发表甚少，直到 2011 年才由中国戏剧出版社正式推出诗集《石头凭什么呼吸》。他知道我不懂诗，但照例送来一本，让我没事的时候偶尔翻翻。

和诗歌相比，袁凌小说写作的道路更坎坷，显出的耐心

和韧劲也更惊人。离开西部那家报社时,他就完成了一部扎实的长篇,反映巨变中重庆各阶层的生活。可能手法过于驳杂,传统的写实之外,又吸取各种现代乃至后现代形式,而且毫不掩饰其感时忧国的激越与沉重,与当下文学流行色不甚投合。我帮着推荐,他自己也四处投稿,转了好几个圈子,至今还未能发表。

袁凌经常跟我提起他的老家“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八仙镇”。我想象不出那究竟是怎样一块地方,但我知道他乡土情结牢固,不时要回去看看。2005年,他竟突然辞掉北京的工作,回八仙镇住了一年。我不知道这年袁凌个人生活发生了什么,只晓得他暂时“归隐”期间写了许多短篇。最先拿给我的是《国风》和《哥哥》,我一读之下,大皱眉头,心想不妙,袁凌继长篇之后,又要在短篇领域反潮流了。稍微在文坛上混过一阵子的人都知道,自打1990年代以来,经过“寻根”、“先锋”和“新写实”的三次洗礼,短篇还想发表,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技巧须翻空出奇,二是生活信息须密集生猛。这两点袁凌都不具备。比起那部至今还在抽屉沉睡的长篇,《国风》和《哥哥》的手法又趋于另一极端:太单纯了,让人觉得毫无小说应有的技巧,一路萧散到底,恰如色调淡至极点的水墨画,必须仔细端详良久,才能看清其中的山水人物。

更何况,现在的小说和电影恨不得穿越到几百年之后,

往前却至多愿意穿越到明朝，而袁凌竟要将故乡的人事写到周朝的《国风》里去，这怎么可以呢，尽管他的故乡真的在诞生了一部分《国风》的汉水流域的上游。

果不其然，《作家》、《小说界》杂志很艰难地刊载了几篇，其余大部分终于未能发表。袁凌见我为难，也没再让我看他另外的作品。

现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袁凌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选，包括上面提到的《国风》和《哥哥》，一共八篇，命名为《我们的命是这么土》，我不禁欢呼雀跃，知道他的小说终于碰到识货的了。

若问袁凌这八则短篇有何特色，我只想简单说一句：不好读。

的确，如果你走惯了城市的硬化路面，如果你早已闻不到这大面积硬化的路面所掩盖的数十或数百年之前泥土的气味，那么袁凌专写泥土和在泥土中辛苦地求活路、从泥土而生最后又一律化为泥土的人们的几乎无事的悲剧，你肯定觉得不好读。

如果你相信现在真的到了物质丰盈而人性萎缩的“小时代”，如果你以为都市的工作与娱乐场所、豪华别墅、蝇头蜗居便是人类普遍永恒的生活空间，那么像袁凌这样，将他的书写一味指向被都市化进程远远抛在后面的青壮走空、惟余老弱、地老天荒、渐复往古的穷乡僻壤，你肯定觉得不

好读。

如果你看惯了也喜欢上了当下流行的类似“唐传奇”加“三言”、“两拍”的新奇刺激的故事,那么袁凌的淡到极点的故乡人物速写,你肯定觉得不好读。

如果你喜爱空腹高心的“国族寓言”,像袁凌这样沉入日益淡薄的亲情与乡情,只偶尔谛听在远方“打工”的乡亲的一概悲惨的命运,此外几乎遗忘了你所在的远方,甚至像第一篇小说《世界》那样,特地让一个农民在你们的远方弄瞎了双眼,然后在黑暗中辗转回到日益破败的故乡,仅凭听、闻、触、想、回忆,重新建立他和故乡的联系,而如此这般建立联系之后,又明白无误地知道过去熟悉的故乡将迅速消逝,那么你也会觉得不好读。

如果你在“现代汉语书面语”的河流浸泡已久,冷不防遇到袁凌的混合着方言、古语甚至根本就将方言古语混为一谈的疙里疙瘩、难以一目十行进行“悦读”的小说,你当然也会觉得不好读。

如果你熟悉鲁迅、废名、萧红、沈从文、汪曾祺、贾平凹,也许能看出他们和袁凌之间的某种联系。但袁凌毕竟不是早已被过度阐释了的鲁迅、废名、萧红、沈从文、汪曾祺或贾平凹,所以你最终还是会觉得他的小说不好读。

要把袁凌的小说读完,甚至读进去,又有所收获,就非得和上面几种情况反一反不可。

否则,你大可不必去读。

编辑韩樱女士寄来打印件,叫我写两句吆喝的话放在腰封,我竟主动请缨,为之作序。不想书稿带在身边,慢慢翻看,中间不断为琐事所困,一个多月就过去了。袁凌的小说集出版在即,实在不能再拖,只好略述我们之间的交往,以及他在文学上走过的坎坷之路,外加几个“不好读”和一个“不必读”,权当一篇大打折扣的序言吧。正面阐释,只好交白卷,但免了“嚼饭予人,徒增呕秽”的罪过,也算是“有一失,必有一得”吧。

目录

001	/	世界
079	/	空山
140	/	国风
175	/	哥哥
196	/	么姑一家
221	/	小吴过年
251	/	少女之死
275	/	千里之外
299	/	我家的种植史(附录)
329	/	写给家乡簌簌的土(后记)

世界

|

001

刘树立听到了那股凉水的声音，刚过石拱桥不远。

石拱桥没有拆掉修成水泥桥。在桥头下车，车路总算坐完了，这是刘树立坐过的最长的路，后来他完全失去了感觉，任凭自己被带往什么地方。刘树立像是一架梯子被弟弟扶下来。但是脚底接触到石拱桥，一种坚硬却带着湿润的细致感觉传来，像是一缕线进入了心里，心思开始搜索是什么，忽然知道是青苔。

青苔还好好地生在没经多少车碾过的石条桥面上。一时间，青苔绵绵匀净的样子出现在眼前，回到了眼睛干净的年轻时候。

这是几个月以来刘树立清晰看见的第一样东西，却来不及看清，弟弟已经扶他走完了石拱桥。桥头是下坡路，转着弯绕过了几家人户，听到人说“回来了”，声音不高，似乎透着没有

说出来的很多话，弟弟以同样的声音作答。刘树立不想这是谁的声音，虽然声音很熟悉，稍一用力就可够及。转过沟口最后一户人家的屋角，泉水滴注的声音忽然出现在耳里，就像它是从耳朵深处拿出来的。

声音是在水泥盖子的里面，是水池底部的沁水。水池是沟口几户人家合砌，商量的时候分派钱粮和劳力，还是请的刘树立主持。

砌池子之先，这股水是从草莓坡上的一个小洞里流出来的，小洞周围的土很黏，里面露出黑火石，水一点没沾上土气。水顺着草莓坡打开了一条豁口，在陡的地方有点飞起来，打湿了周围的草莓花，在坡下路边汇成一个水潭，又越过了道路落下竹园溪。竹园溪刚刚接纳了小溪自己也落入大河了。

往年刘树立上学的时候，来去一气跑累了，上沟下沟就在这里喝水，歇气。草莓熟的时候，可以就着吃被水打湿的草莓。秋天风过还会有掉下来的核桃，泉声随风变细。刘树立长大成人的几十年里，它没有变化，水流不大也不小，人们修拖拉机路也只是在路面上稍微给它留了个凹槽，用不着涵洞。水池扣好之后，泉眼和声音被封住，泉水通过胶管子流去了几家人户，成了龙头里的自来水。但是在水池的底部，它从什么微小的缝隙沁出，保留着声音和跟脚泥土的湿润。

沁水声很小，刘树立上次出门，还以为池子严丝合缝，眼下却清晰流利地听见。医生说，视力失去之后，器官会进行补偿，听力会变得更灵敏。在山西时刘树立并没有感觉到。连矿

井前几天被炸平的响声，他也没有听见，直到后来老板来说，煤矿不让开了，连工棚也要拆，你跟弟弟回老家吧。

忽然想起来刚才打招呼的人，就是当时请他主持修池子的，有杨光友和刘世伦。那个喉咙有点粗的就是刘世伦，经常唱丧鼓的，他大概想走上前来说两句话，走了两步又和他的话一起哽住了，有什么挡住了他。他们几家都在沟口上，是三队的，过了这股凉水的界，真的进沟了。

刘树立坐在火屋里。

屋子里很暖和，比山西暖得多。刘树立知道这是坐在土墙房子里。身下的凳子也是他熟悉的，磨光了的硬硬的感觉，面前有火炉的热力。但是火炉离得多远不知道，那些土墙就在附近，有一堵就在身后，却也不知确切在哪里，是从开在哪里的门进来。没有一丝亮光，一丝也没有，他的眼睛被扣在两个锅底了，锅底那样完整，像是造酒的天锅和地锅，找不到接口缝隙，正是这个让人绝望。他知道，也许就在他的对面，墙上开有一扇窗户，不大，是他亲手从墙里掏出来的。可是这些事情离得很远，是不是真有？

除非起身去摸一摸，可是中间地上很远，隔着火炉。他离那扇可能的窗户有一块地那样远。是在自己的家里吗？或者只是被人放在一个随便有火炉的地方？

弟弟把他放在家里也就走了，回了他自己的家。老婆和还小的么女儿接手了刘树立，把他落在火屋里的椅子上。他可能已经在这把椅子上坐了很多天，比他在山西待得还要长久。老

婆在做什么，动作很慢，自从他受伤，她的动作就慢了下来，也许是一种慢动作。她没有说话，他有时想找到和捉到她的声音，她却躲着。只有么女儿的是清脆的。

在山西的病房里，她的话就来得少了，明显比出事以前少得多，在什么地方掐掉了。

“你能不能看见啥子？”手术拆线之后，她扶着刘树立经过窗口，总是这样说，“眼前有点啥子？”

“有光线。”起初刘树立答话。他仰着头，追着自己左眼前的那点光感。

“能看见啥子不？”

妻子伸手到他眼前。

刘树立看不见。晃着也看不见。心里想到那是手，可是连一点点也看不见。

后来她就不伸手了。后来那光线越来越弱，完全消失了。医生说没希望了，也不让扶着刘树立游了。原来是说不能多睡，要走动。

刘树立心里的想法也没了，只剩下一个想法，是等她走以后就跳窗。他知道病房在六层，头冲着地面跳，一定会死。因为家里的猪，她在出院前两天走了。出院头一晚半夜，刘树立站到窗户面前，摸索打开了被冻住的窗扇。

他在想怎样保证头部着地的姿势，被弟弟抱住了。陪床的弟弟听到了开窗的声音。

“你这么一死也容易，”弟弟说，“可是你还没见到普儿，

两个女儿你也一个没见到。将来孙娃子出世，你想见也见不到，想抱也抱不成。”“你的手还在，你还能抱孙儿。”

回到矿上，弟弟下井，刘树立待在工棚，吃饭的时候旁人带给他一碗。每天的大便是弟弟出井带他去。一直等到老板补了九千多块钱，刘树立想给弟弟一千块钱抵误工，弟弟把农行的折子搁到了他手里。

“是你的命价。不算这个账。”

洗了脚，刘树立站起来，想摸回睡房。

一声闷响，木脚盆一震，洗脚水溅了些出来。“爸，我来掌你。”么女儿草兰慌忙说。

“你掌到我摸到墙走，我顺墙摸过去。”刘树立说。

005

草兰扶着爹沿火屋墙摸，摸到门的位置。刘树立站了一下，默念和板凳的距离。然后转拐，顺着堂屋的墙摸，向里又摸到另一扇门。这是进睡房的门，有一道门槛，是防鸡子的。刘树立的脚碰到了门槛，和刚才碰到脚盆一样闷痛，过了门槛之后一面是板壁，顺着板壁摸，再摸到睡房的门，睡房的门也有一道门槛，这次草兰提醒爹试探没有碰到墙，进了门槛靠手就是大床，撩起半边帐子，就在床上坐下了。么女儿出去，刘树立坐了一下，默想刚才的几道门，其实都是原来的，现在是放在了黑暗里，位置没有动，还在那里。默了一会，脱了衣服躺下，顺手搭在床头的黑漆铜锁大箱子上，铜搭扣响了一声，这是土改从蔡家抄来的浮财。头往下一落，熟惯了的枕头，里面是陈养子壳，比出门衣服做的枕头卷要安稳得多。刘树立安稳地闭

眼睡着等妻子到来。

晚上黑，万籁声息一点没有。虽然一样看不见，刘树立觉得竹园沟里的夜比白天更黑一些。他真的是在一口锅底，外面的世界统统走失了，掉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矿井里。刚出事那阵，他觉得是自己在那个井里，身边的伙伴统统失踪，像矿脉忽然就在岩层里完全消失了，只有他一个人在地底下。现在身边有妻子均匀的呼吸，有时会忽然停一下，受到了啥东西打断。总是如他希望的那样，又出现了。

妻子在堂屋里剁萝卜丁丁喂猪。

堂屋里是清冷的，囊囊的声音像也有点冻住了，刘树立似乎看见妻子的手，捏住刀把的地方发白，手上有细致的皴口。应该在火屋里剁，可是妻子习惯了对着大门光线好。小女儿出去了，只有刘树立在火屋里凳子上。单调的剁萝卜声里，刘树立有会儿要睡着了，想堂屋里的样子，屋顶比火屋高，靠大门的顶上整了一方楼板，当初起屋自己从神仙桥放下来的木料。没有粉刷的墙上，留着当时筑墙的层次，一板一板的清清楚楚，一层一层的土也有区别，看得出来哪一板取自核桃坪，哪一板又是屋后的。夹板的杠子卸下，自然地成了墙洞眼。不过墙洞眼又都是望不通的，小孩子时候，自己也喜欢趴着外面的墙洞眼朝里望，却只是一片黑乎乎的，不懂大人们用了啥子办法。其实他现在也不懂。真正透光的是石板屋顶，大晴天的正午，会有一柱一柱的光打下来，斜穿过堂屋，里面不论地面怎么干净湿润，总有无数的浮尘活动，也许是光本身的微尘，懒洋洋

的不停息。妻子剁好了萝卜，起身进厨房的话，穿过这些光柱，就搅乱了这些浮尘，它们很快地上下流动了一阵慢慢又复原，像锅里的沸水被人手搅了一下。妻子有一下子把光柱披在身上，从肩膀到下襟斜披着，像她嫁过来的那天，穿着绣花的红绸棉袄，从肩膀到领口再到下摆有两条斜的金线，是抄家时莫名其妙撂下的，妻子说是注定为她出嫁时候穿的。穿过了也就脱下来了，当天晚上压进箱底。妻子回到阴凉的里面，又走进更黑的灶屋。

煤矿窝棚里也是黑的。收工时候，教当班的工人念自编的《十劝》，还有《煤窑十二月》。中间想不起来了，记得起头的“正月是新年，劝君莫赌钱，赌场之上无好汉”。“赢的都是纸，输的是血汗，青春耗尽是枉然。”工人说编得好，有文化，他们从不当着他的面赌钱打架。

007

又想到很小的时候，父亲有天被人从坡上抬回来，不能动了，双腿还好好的，却松垮垮的，母亲掰着父亲的腿不停歇地哭着，像是在唱歌。从此父亲在床上躺了二十年，最多只能头靠起来一下，母亲拉着自己和两个弟弟长大了。后来父亲去世了，母亲却躺在了父亲躺的床上。

不知想到哪儿了，快睡着的时候，听见什么嗤嗤地响。

是火上的水开了。

刘树立想喊妻子，但她难得起身进来。水汽嗤嗤地不停冒着，茶壶盖被顶得啵啵地响，一些水溅到炉子里。妻子并没听见。刘树立在响声里迟疑了一会，起身自己去提。